

河南省首届
曲艺、木偶、皮影会演节目选

第一輯

黃道翻身桥 母女倆 張桂花借磚

全家去辯論 王屋变成幸福山

河南人民出版社

3.23
77

內 容 提 要

本輯共包括“黃道翻身橋”“母女倆”“張桂花借磚”“全家一齊去辯論”“王屋變成幸福山”五個河南省首屆曲藝、木偶、皮影會演時的優秀得獎節目。其中除“全家一齊去辯論”屬反映農村的大辯論外，其餘四個都是表現水利化與人民的切身關係的較好節目，為了配合我省正在蓬勃開展的水利化運動，特將這些優秀節目編輯成冊，供廣大人民閱讀和演唱。

河南省首屆曲藝、木偶、皮影會演節目選（第一輯）

黃道翻身橋 母女倆 張桂花借磚 全家去辯論 王屋變成幸福山

★

河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鄭州市行政區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壹號

地方國營鄭州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

★

陳總書號：883

787×1092 1/32 $\frac{11}{16}$ 印張·7500字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88冊

統一書號：10105.164

定價(7)0.09元

黃道翻身橋

墜子

民間藝人 王樹德

郟縣禹縣緊靠邊，中間有個大劉山，
山北本是禹縣管，郟縣管的是山南。
山西南角有個黃道村，南北街道三里三，
東邊靠着馬蹄河，三丈多深二十多丈寬，
西邊一片地勢平，村里人稱西南川。
北面靠着姜子崗，沒有種地是荒山；
南离庄村三里遠，一溜下坡到謝灣。
黃道兩寨住人五百戶，人口兩千二百三，
住了窑洞二百孔，房子一千六百間，
牲口喂了五百頭，解放前種地馱煤顧吃穿。
黃道山區水土深，向地下挖三十多丈沒泉源，
只有透河井一個，离村還有一里三，
別處沒有吃水井，全村都去那里担，
到了農忙五月間，十有九家水缸干，
要是有的人口大，一人担水就不能閑，
飲次牲口跑二里，一去一回得半天，
井台上水桶排成隊，先來后到把号編，
吃水等的人心急，站在井台罵老天：
好不該脫生在山區，吃水更比吃油難。
這些情況还在小，遇到旱災更危險，

三十一年天气旱，麥子沒收秋旱干，
黃道無井最嚴重，一百多戶逃外邊，
有的逃到南陽府，有的過江到湖南，
有的逃到南鄧縣，有的逃到黃路山，
餓死一百零七口，五十六口賣外邊，
賣兒賣女都無人管，受的苦處說不完。
解放以後大改變，撥開烏雲見青天，
逃荒人們都回來，受苦人民把身翻，
政府領導大生產，男女干活勁頭歡，
興修水利免災害，要把旱地變水田。
只因黃道常干旱，政府派人查水源，
區委書記王文義，區長名叫王懷安。
到黃道召開水利代表會，又把水利委員選，
選了委員十個，帶倆主任整十三，
正主任名字叫孫六，領着代表去查勘，
過了東邊馬蹄河，不多會兒來到拔劍泉。
拔劍泉中倆泉眼，水桶恁粗往外翻，
孫六說：“這股泉水真不小，成年成月不會干，
咱生法馬蹄河上修座橋，泉水通過橋上邊，
只要水能過馬蹄河，就能引水到西南川，
拔劍泉水能澆地，咱再不逃荒去外邊。”
有個代表叫黃義，站在一旁發了言：
“您說修橋中是中，就是工大太花錢，
幾百朝年到現在，舉人秀才說不完，
輩輩能人出多少，沒人引過拔劍泉，
明明是股淺泉水，不伺候人來澆地難，
咱們要是搞不成，村上羣眾笑話咱。”

孙六就說“不要緊，現在不能比从前，
从前咱在那旧社会，地主惡霸掌着权，
咱們想修不敢修，只該受苦賣庄田；
現在咱們翻了身，劳动人民掌政权，
政府領導修水利，專替人民來打算，
区委派來王書記，住在黃道指導咱，
村上羣众都滿意，咱是干部別怕难，
只要羣众决心大，人力就能戰勝天。”
委員代表拍手笑：就照老孙的意見办。
羣众会上一公布，老少男女都喜欢，
有的情願把工做，沒勞力的情願拿工錢，
有的上窯燒石灰，有的上窯去弄磚，
政府領導开了工，运去小米九千三，
支援黃道修桥用，全体民工都喜欢，
男女老少提起勁，日日夜夜忙不閑，
也是羣众决心大，不怕刮風下雨天，
一股勁修了座翻身桥，东西二十四丈寬，
南北寬窄一丈一，上下就有三丈三，
石桥頂上修渠道，流水的渠溝二尺寬，
石匠做的質量好，洋灰砸的光礅礅；
桥下修了仨桥眼，桥眼又把水磨安，
上边是水，下是水，來往行人走当間，
泉水越过翻身桥，順着大街流正南，
泉水流在街底下，行人拉車走上边，
串街过水二里半，家家門口有清泉，
有的門口砌水池，二尺多深磚圈圈，
水池頂上盖木板，怕的是骯髒东西掉里边；

有的把水池砌屋里，用盆舀水把鍋添，
妇女做飯可滿意，再不下河把水拈，
飲牲口再不跑二里，男人也不把水担，
減少多少勞動力，从此后吃水不作難。
不說吃水真容易，旱災一去永不還，
1953年種麥天氣旱，把地晒的直冒烟，
黃道人民不怕旱，把水引到西南川，
往西澆到西黃道，往南澆到蒿耳山，
1954年那年得丰收，小麥每畝八斗三，
秋季每畝一石六，各樣庄稼長的鮮，
谷穗好像狼尾巴，雞蛋樣粗勾樣彎，
玉米穗子像棒槌，棉花開的似雪山，
黃道連年得丰收，男女老少都喜欢。
過去一畝打一斗，有的多說打半斗，
現在超過一石多，以后再不愁吃穿，
黃道人民一股勁，積極起來搞水源，
三渠四塘八水庫，現在都把工程完，
要是老天不下雨，百分能澆九十三，
水旱災害都不怕，有吃有穿不作難，
這是黨的好領導，人民幸福萬萬年。

母 女 倆

信陽曲藝會演辦公室編

太陽滾滾往西沉，遠看天邊現采雲，
雀鳥展翅把巢進，一霎時天色近黃昏，
村內一片炊煙起，社員們收工回家門。
有一家住在村東頭，全家三人本姓秦，
大妮蘭英剛出嫁，只剩下二妮名叫秦秀珍，
這閨女打罷新春才十九，已經有了個心上人，
她愛人是社里團支書，本是初中畢業留在村，
他倆戀愛雖不久，論感情再沒他倆深，
這閨女給他做過鞋和襪，她愛人給她買過肥皂和毛巾，
這回他在縣里開團會，又給她捎了個洋瓷盆。
他倆知心話兒談不盡，對中心工作表決心，
社里搞起水利化，打井開渠挖窮根，
別看他倆感情好，搞起工作不讓人，
男的說：“俺要投資一百塊，”
秀珍說：“俺拿余糧存款投資金。”
他二人曾經挑過戰，這閨女打井不把晝夜分，
又澆水，又挖泥，她爬高上低勝過人。
社員們收工回家轉，她才離開井台往家奔，
走着唱着梆子戲，唱的是木蘭去從軍，
她一脚門里一脚門外，往里一看哪，見她娘唉聲嘆氣正傷心。

秀珍還要唱下去，她娘開言把話云：

“別唱啦，別唱啦！這會呀，我心焦意亂頭也發暈。”

秀珍說：“娘啊！往日回來你挺高興，今天你为啥事不稱心？”

老婆開言把二妮叫：“妮！到底你是年輕人，

只知在外去勞動，家中的日子你不操心，

咱社要搞起水利化，要咱往里投資金，

咱家存款百十塊，從去年積攢到如今，

倘若是把錢投到社里去，咱那存款難保存，

為娘正在無法處，你舅恰巧到家門，

他給我出個好主意，秀珍問：什麼好主意？

販鷄去到王家墩，我拿本錢他跑腿，

到後來連本帶利他不得分文。”

秀珍聽罷氣難忍，開言叫聲老母親：

“你的主意打錯了，沒看看俺舅是個啥樣人，

旧社會他是個賭博棍，好吃懶做把烟熏，

放着活兒他不幹，整天動着壞腦筋，

是棒錘他也要把槳子刮，論坑騙他那管遠親和近鄰，

十年前咱上過他的當，娘呀娘！你咋把壞人當好人？

如今社會大改變，誰叫你再去看他假殷勤！”

老婆說：

“那一回他也向娘道過謙，中秋節他还送來月餅一二斤，

常言說：人非聖賢誰無過，你舅如今也成好人。

娘与他本是親兄妹，是親總該近三分。

这回包管有好处，妮啊！你就甭給我再操心。”

這閨女一聽把腳躁：“我的娘啊！俺舅和我誰最親？

他的為人誰不曉，誰不知他是個鉄鷄鶩，

又能說，又會道，大睜兩眼哄死人。

那回他坑咱几十塊，难道說只頂月餅一二斤？
这回把錢交給他，你瞧吧，甭再想他給你送上門，
別看他甜言又蜜語，不定又安啥样心。

前些時政府貸給他的款，直到如今沒分文，
明着說他去做生意，暗地里狐朋狗党結一羣，
今日吃，明日混，化了个精光轉回家門。

社里干部去質問，开会坦白丟死人。
俺舅他不往人上混，咋会对咱操好心。”

秀珍娘听罢闺女一番話，心里不住暗思忖，
俺闺女說的話也真不假，論親呀誰也难比俺娘倆親，
她舅把路都走尽，說什么做生意分明來哄俺老实人。
想罢就把秀珍叫：“妮呀，娘听你的話，
我不借你舅半分文。”

秀珍一听娘同意，忙說：“娘！咱那錢甭再往銀行里存，
如今咱社要搞水利化，取出來投給社里作資金。”

老婆說：“要搞水利我不反对，叫咱投資不称心，
要打井有政府，銀行不会貸款給人民？”

秀珍說：“俺娘你咋这样糊塗，說出話不怕別人笑破唇，
人人若都这样想，除非是銀行就在后边跟，
一眼井平均要合一百塊，算到全國更驚人。

也不知國家得要多少錢？也不知國家得費多少心？
羣众力量深似海，共同起來找竅門。

大家的事情要大家办，咱不叫國家拿分文。”

这闺女只說得老婆無言对，心里乱得像火焚。

娘倆沉默多一会，老婆开言叫秀珍：

“你要投資我不反对，到明天咱出兩塊給他們。”

秦秀珍見她娘有点心动，你看她不慌不忙又把話云：

“娘，这本是驚天动地事，兩塊錢咋能拿出門？”
她娘說：“兩塊錢你嫌少，咱拿多少你才称心？”
秀珍說：“明天咱把款來取，全部拿到社里作資金。
老婆一听要全拿走，

哼了一声“我說秀珍哪，我看你越長越發暈。

咱的錢用項有多少，你听娘——对你云：

“你姐快要坐月子，我还要去看看小外孙，
你明年也要出門子，那孩子也是个講究人，
陪送嫁衣不能少，也免得人家搞娘的脊梁根”

这闺女一听哈哈笑：“俺娘还是老腦筋。

現如今誰家还兴擺排場，我出嫁不用你的半分文，
我和他早已商量好，水利化以后再結婚。

我說這話你不信，你看看他給我買的洋瓷盆，

又給你買頂黑絨帽，一双毛袜顏色新，

目前工作最要緊，打井开渠挖窮根。

俺們兩個挑了战，要往社里投資金，

他爺仨捐了一百塊，我保證咱的余粮存款不留分文，

劝声娘你別再犹豫，咱娘倆帶头往前奔。”

这闺女直說得老婆哈哈笑，她想想：“我才真是老腦筋，
如今的社会变了样，我淨操些無味的心。

报、报、报，情报啦！决不能叫人家說咱沒有爱社心。

你舅他明天再往咱家來，我一定狠狠地把他來批評。

他要改过倒还罢，不改过咱就給他断了親。”

他娘倆正在把話談，月亮已照西牆根，

娘倆厨下把飯做，吃过飯就去开会报資金，

願大家齐把資金报，挖掉窮根永翻身。

張桂花借磚

(鑒子)

卞明坤改編

唱的是日照春云出彩霞，表一表青年團員張桂花。
在社里她擔任的任務大，建設股長人人誇，
今年冬社里打井十五眼，她夜不眠勁頭大，
就是圈井的青磚不夠用，眼看看要影響社里打井計劃，
李雙成是她的未婚丈夫，現如今家里存着新磚三千八，
就是他没有主动向社里報，為的是蓋間新屋要娶桂花，
桂花想：“結婚事小打井事大，縱結婚俺不住新房又有什么，
今天我去把雙成找，勸他他把新磚往外拿。”

張桂花主意拿停當，迈步就往她婆婆家，
正行走來抬頭看，咳！真巧啊！李雙成迎面走來啦，
桂花上前抓住雙成的手，李雙成親親熱熱叫桂花。

雙成說：“我正找你談件事，”

桂花說：“找我談的是什麼？”

雙成說：“社員們訂出了生產計劃，一心要把磚井打，
全社里打井十五眼，把旱田變水田三頃零八，
大家打井勁頭大，輪換班吃飯睡覺不回家，
你是咱社里建設股長，磚頭不夠要想法。”
張桂花聽說心歡喜，你別急，這個事情我有好辦法。
笑嘻嘻的雙成哥哥叫，磚頭對象我找好啦。

雙成說：“既然磚頭已找好，快說出來我好去拉。”

桂花說：“別燥別燥你別燥，有一個問題咱倆說一下。”

双成說：啥問題你說吧！

桂花說：“這几天你思想上有點落后，是不是又該叫我給你把油擦！”

双成說：“我的思想你能不了解嗎？自從咱一起做工作，你說說那一個不把我來誇，治淮工作我被選模範，肅反時我把特務抓，建社後我當選生產大隊長，這一次挖井出力不比那個差？

鷄叫頭遍就起床，警惕敵人我去巡查，

你說我思想落了后，究竟為的是什麼？”

張桂花聞听嘖嘖嘴：“這樣說難免人笑話，

老王賣爛瓜自賣自誇，過去的事你還說他干什么？

你沒看社會進展如飛箭，咱的思想總是后邊拖拖拉拉。

社干部必須事事作榜樣，光說不做空口白舌能管什麼？

你本是生產大隊長，想想吧，對愛社還有哪些做的不到家。”

李双成沒等桂花說完話，開口連連叫桂花：

“你說我別的毛病我服氣，不愛社三字活活把俺屈殺。

社員們那個不常講，我做事細心沒偏差，

去年間正在場里把菜豆打，瓢潑大雨下得嘩啦啦，

還有兩石沒裝完，大家伙光急沒辦法，

我的被子在場里，連忙拉起蓋上它，

保全了菜豆沒有被雨淋，個個社員都把俺誇。

今天你說我不愛社，你的根據是什麼？”

桂花說：“就哪一點小成績，值不得張口合口就提它，

我今天特來問問你，磚不夠你把什麼主意拿？”

双成說：“打井物資你籌備，你叫怎麼就怎麼。

桂花說：“磚瓦窯如今缺磚又缺瓦，公積金社里也缺乏，擴社后又添了几头大牲口，还添了双輪新犁两个鐮，供銷社与咱訂合同，供应咱化学肥料氮磷鉀，沒有磚你还來找我，你家的新磚为啥还不朝外拿？

（夾白）哈哈！說了半天，你就为的这事呀！

双成說：“桂花你也該想一想，我買磚为的是什麼，結婚后你到俺家里，难道說叫你住在房檐下，結婚之事多麼大，不为这早就報名往外拿。

（夾白）買磚盖屋結婚，能算是落后嗎？

張桂花聞听心有气：“你的認識有偏差，咱倆結婚是小事，社里边打井事最大，說什么盖房結婚是大事，分明是不愛社里光管自家。”

說的双成头低下，張桂花改怒为喜又把話拉，拍拍双成肩膀說：“哥哥把磚拿，社里井打好，長些好庄稼，支援工業化，大家學習你，人人把你誇，咱倆結婚事停停再办吧。”

好一个能說会道的張桂花，說的双成沒話答，沉思片刻想通了，笑咪咪的叫桂花！

这事你我都願意，只恐怕咱娘不依我可没办法。”

桂花說：“你就說你不同意，何必把責任推卸給咱的媽。

自己是團員、社委、生產大隊長，

既同意，就應該負責動員老人家。”

双成說：“動員別人我都行，動員媽恐怕是十說九白搭，叫我看不如你來幫助我，共同去說服老人家。”

桂花說：“好，好，好，你先替我去傳達。見咱娘你先替我提个引”。

双成說：“引子你叫我提什麼？”

桂花說：“附耳過來對你講，這樣說法就行啦，

咱娘要問結婚事，你就說工作忙顧不得，等到后年二月八。

“你趕快回到咱家里，我先去到三喜家。”

双成說：“你到他家什么事，”

桂花說：“我去動員他把磚頭拿。”

（夾白）他的三間屋不蓋了嗎？

桂花說：“我說你思想落到羣眾后，你还覺着你不差，

王三喜聽說打井磚不夠，急忙回家找爸爸，

三間瓦屋不蓋了，借磚給社把井挖。

看看人家看看咱，思想覺悟差不差？”

張桂花說罷王家去，李双成轉身直奔自己家。

（白）李大媽在家正捻麻繩，看見双成回來，臉上身上好多泥，忙端水給双成洗臉。

大娘說：“你黑天白日把井打，十五眼磚井啥樣啦？”

双成說：“社費們打井勁頭大，打成了十眼還正在挖。”

大娘說：“最近你要抽个空，抽空到你舅舅家。”

双成說：“一不年二不節，到俺舅家干什么？”

大娘說：“你光知道把井打，難道說婚姻大事不办啦？

結婚日子快來到，總得想想你自家，

到你舅家借些錢，喜期到來咱好花。”

双成說：“那慌啥，社里有空再去吧。”

大娘說：“事情不如早准备，事到臨頭乱如麻，

为这事，我夜夜睡不着覺，你倒像心里没有什么。”

双成說：“和你商量一件事，不知你可能从下？”

李双成故意半晌未開口，

大娘說：“明白啦，結婚不願把錢花。

乖孩子，結婚事情最重大，花几个錢算什么，

只要对你舅舅講，三五十元他肯拿。

再不夠，順路再到你姑家去，湊上几个不算啥。”

（夾白）不是那，咱社里有問題。

大娘說：“你要实在沒有空，为娘我去也能拿。

（夾白）不是为那。大娘說：你这孩子說話总是喜皮笑臉的，眼看是大人啦，还能那样孩子气嗎？到底是啥呢？

双成說：“社里为了迎接大生產，变旱田为水田三頃零八。

又挖好五眼井盤还未下，缺少了几千磚沒有办法，

一來是社里錢缺少，二來是窖上新磚賣完啦，

張桂花再三对我講，房不盖，借磚給社里把井打。”

大娘沒等話說完，眉头繃成大疙瘩，

年輕之人沒思想，未曾進門想挑家，

眼看你倆就結婚，不盖新房住什么？

双成說：“从先我也这样想，桂花一說我明白啦，

結婚住房是小事，社里打井最重大，

今年喜事俺不办，等到后年二月八。”

大娘說：“我今天想來明天盼，光想叫儿媳早到家，

喜事不办是誰提的，你对为娘說实话，

要是桂花他提的，事情必然有变挂。”

（夾白）是桂花提出的。

一个桂花說出口，一旁吓坏了李大媽。

“是是是來我明白了，她必想退婚另找家，

訂婚时你倆心情願，又想退婚为了什么？

莫非是他嫌咱家东西少，再不然嫌咱訂婚沒給她啥！

打井借磚那件事、不过是个推辞話。

想当初該請媒紅过大帖，也应该交換礼物作証家，

我曾說買件衣服送給她，你偏說桂花的思想進步不要那。

我想媳妇如同盼星星，盼到如今落空啦。

李大娘正在胡埋怨，張桂花走進門來叫媽媽，

李大娘一見桂花她來到，親親熱熱叫桂花：

“乖孩子，快坐下，為娘實在想你啦，

（夾白）双成一見桂花就說：哎喲喲，真是柳木屁股愛扎根。桂花說：你沒去，你要去，比我的根還得長哪，這一來可把大娘說胡塗啦，您倆說的啥事，快給娘說說。

張桂花含羞帶笑叫媽媽，聽我對你說根芽：

“咱社里出了一件新鮮事，這事就出到三喜家，

三喜爹有名的鐵公雞，外人都說他一毛不拔，

自去年加入了合作社，人家的思想大變化，

咱社里眼下打井磚不夠，和他一談笑哈哈，

甘願意停工不把新房蓋，把磚頭全部借給社里啦，

媽媽呀，人家進步的可真快，你說該誇不該誇？”

大娘說：“黑板報上多表揚，号召社員學習他。”

双成說：“媽媽叫學三喜爹，咱的新磚也該往外拿。”

李大娘一聽双成這句話，他一時閉口無言答，

我有心借磚給社把井打，想起來辦喜事心亂如麻。

開言來又把桂花叫：“听娘把已往事細說根芽，

小双成三歲時娘就守寡，家里邊很貧窮要啥沒啥，

給地主把活做受盡辱罵，被他們逼迫的住居娘家，

度日如年實在難過，飲淚吞聲拉把他。

自從來了共產黨，好像是鐵樹開了花，

參加了農業合作社，日子越過越得法，

又見你倆談戀愛，娘喜得做夢時也笑哈哈，

老早的心勁都用下，一心心盼你早到咱的家，

为修盖三間新房子，終日里忙碌不覺乏，
盖房子全是为的您方便，乖孩子，您为何学成了大傻瓜”。

桂花說：“農業社是咱的無价之宝，遇困难靠大家齐想办法。
全社的旱田变水田，水澆田地產量大，
现如今打井磚不夠，媽呀媽，咱快把新磚往外拿。
公積金擴社时都已花罢，窖里的新磚也脫銷啦，
劝母親房子甭盖吧，又愛社又光荣人人把你誇。”

大娘說：“你講的道理光明正大，不盖屋过門來你住什么？”

桂花說：“为增產支援國家工業化，咱婆媳同住一屋也沒什么。”

李双成趁空也开口，开言叫声我的媽媽：

“平常里你的思想好，人人都誇你好說話，
我是社里的生產隊長，建設股長是桂花，
咱的磚头要不借，你叫俺怎样再去動員大家？”

大娘說：“既然你們都同意，为娘我也願意啦，
我要問喜事到底啥时办，您給为娘說实話。”

桂花聞听忙答話：“就攔在后天二月八，
特地來和你商議，媽媽你看可行啊，

（白）大娘先听双成說是后年，又把桂花說的也誤听为后
年，連說，那不行，太远啦。

桂花說：“媽媽呀初八的日子不算远，今初六，明初七后天就
是二月八，
媽媽你要算一算，隔一天我就到咱家。”
媽媽听此話，一陣笑哈哈，
叫声“乖孩子，这又太快啦，
叫为娘哪有时间准备它？連說双成你快去；
快到你舅家把錢拿。回來走到供销社，